

【海天一隅】

崇明蟹偶记

□黄启昌

那时,我们“摸蟹”并非完全是为了吃蟹,而是为了换钱。次日清晨,当公鸡尚未破晓时我们就要起床,用隔天搓好的细稻草绳将螃蟹按“先大后小”次序扎成串,这样倒拎起来就成了“大在上小在下”,这样“卖相”比较好看。通常 10 只一串的螃蟹在小镇上一般能卖到 2 毛钱,有时贱卖 1 毛 8、1 毛 6 的也有,螃蟹换钱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夜幕下“找蟹”

在我孩童年代,崇明沟渠河道和稻田埂处的螃蟹洞星罗棋布,而一到金秋十月,农民在正式开镰收割水稻前,都有做“边障”的习惯程序,就是在水稻田埂四周开挖一条排水沟,一则可以排掉水稻田后期的积水,降低地下水位;二则田埂一年四季经雨水冲刷后也需要加固增宽。

当水稻田四周的排水沟一经开挖后,沟中就会有积水,而喜水的螃蟹一到晚间就会从洞中爬到排水沟里觅食、“乘凉”……此时,我们这些在乡野里长大的孩子,一到晚间就会结伴去“找蟹”:身背蟹篓,一手打着“洋灯”(一种四面镶着玻璃的煤油灯),高卷起裤腿赤着脚在那排水沟里蹚着走,当脚踩到或碰到螃蟹后便伸手捉之。曾记得,我最多的一次一晚“找蟹”有 50 多只……

小河中“吊蟹”

螃蟹是一种回游性动物,每当深秋初冬季西北风刮起时,这些小生灵就会像接到上级指令一样会沿着来时的路径,由沟渠、河道向长江入海口爬游“回家”,然后在那里“殉情”——繁衍子孙后自我“海葬”。

然而,我们就利用螃蟹的这一习性,在“西风寒、蟹脚痒”的深秋初冬季节,喜欢在处于螃蟹回游路径之一的小河里“钓蟹”。具体方法是:用铁丝穿上蚯蚓弯成一个圈,然后用粗线将其牵在芦竹上,将这种一二十根整齐划一的“钓杆”制成后,就可以来到小河边将这些“钓杆”成排地垂放到河中央,当河中回游“返家”的螃蟹经不住诱惑用蟹螯钳吃诱饵时,原本弯曲下垂的钓线就会被拉直,此时,我们只要把“钓杆”轻轻地抬起,到螃蟹即将离离水面时,即用长杆“盆操”(一种捕鱼蟹工具)将其捞起,馋嘴的螃蟹即成餐桌的美味佳肴也……

小报上“说蟹”

记得那是 1985 年的秋天,我从当时的《解放日报》市郊版(《东方城乡报》的前身)上看到一篇题为《崇明蟹为啥越来越少》的文章,作者提出,崇明蟹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是小龙虾的“入侵”。据他观察,崇明野生蟹在“脱壳”时,小龙虾会将处于劣势的“软壳蟹”吃掉,因此造成了崇明蟹越来越少……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第一感觉是作者的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于是,我就有感而发马上写了一篇题为《也谈崇明蟹为啥越来越少》的文章投到了报社,结果很快就刊登了出来。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小龙虾吃掉“软壳蟹”并非造成崇明蟹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有关单位野蛮的毁灭性捕捞,以及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

据当时我的观察,在许多水闸放水时,都有一张尼龙大网罩在闸口捕捉鱼蟹,这样就造成秋冬季螃蟹回游到长江时被无限制地捕获,数年来,螃蟹回游链被人阻断,每年能幸运回游到长江入海口的成年蟹骤减,就导致崇明蟹越来越少……

尽管此文有理有据,但由于人微言轻,加上小报影响不大,我当时呼吁尽快消除这种毁灭性捕捞行为的声音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以致造成了如今崇明蟹只能靠人工繁育与蟹塘养殖才能延续其“香火”的恶果……

【边走边悟·405】

落地要稳

乘过飞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他们担心的不是飞机起飞和在高空飞行,而是降落的那一刻。直至飞机平稳地降至跑道,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地。这就应了这样一句话:飞机不在飞得多高多远,关键在于降落是否平稳。

人生也大抵如此。生前所作所为固然要紧,但收尾是否完美更为重要。绝大多数人的辞世是正常的,可谓平凡一生、“平稳落地”。但也有不稳的。

极端的“不稳”要数林彪的机毁人亡。他一生戎马,照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最

后因抢班夺权阴谋败露猖狂出逃,结果摔死在温都尔汗,遗臭万年。

有的是晚节不保。如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前半生不错,也曾追随共产主义,但后来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演艺界也有不少“半途而废”的。有的演唱家很有才华,本应有更高造诣,但后来经不起诱惑,或吸毒涉黄,或涉黑涉财,结果锒铛入狱,或从此悄无声息。有的是以非正常方式“落地”的,如遇车祸空难、急病暴亡以及其他突发性事件和灾难等,这种人的“落地”方式也不能算“平稳”。有道是“入土为安”、“盖棺论定”。但也

书画装裱之我见

□郝国栋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千百年来的历史传承和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出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和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被称为国粹艺术的中国书画,凝合着东方文明的独有韵律,可以说是我国文化艺术中的宝贵财富,亦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依附着中国书画艺术而发展的装裱工艺,也是我国独有的一门装饰性工艺,长期以来,成为与中国书画密不可分独特工艺而沿传至今。

裱画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种装饰工艺。经考证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为的是对中国书画进行保护;经过装裱后的书画,还能增添其观赏和艺术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装裱工艺对中国书画的传播和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一幅优秀的中国书画作品离不开装裱。

裱画也称装裱,在中国古代亦称装褙、装背、裱褙等,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幅书画作品的背面粘上一层和多层起保护作用的纸,或在四周镶上边框,目的是使书画作品增加厚度和牢固度,便以观赏和收藏。近几年来,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火爆,人们对艺术品投资的关注度也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珍贵的书画精品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我因工作的关系,从事书画装裱三十多年,亦因此有缘得赏了不少历代大师、名家的珍贵墨宝,实乃三生有幸。

前些日子,一位爱好收藏的朋友带来一幅旧画托我帮为修裱。展开一看,竟是一件出自国画大师徐悲鸿的《柳条喜鹊图》(如图)。画中三只喜鹊或低首作凝视状,或扬喙似倾听状,又或展翅作扑飞状,惟妙惟肖,生动可人。配合写意、清练的墨笔柳条,随性而发,给人以喜气祥和之感。作品左上角有款曰:“敬舆吾兄、之锐仁嫂共赏 悲鸿沙坪坝雨窗 卅一年同客重庆”,想来应是徐悲鸿先生在 1941 年于重庆任教时期惠赠与友人之作,却不失为一件精美别致的真迹佳品。

朋友告诉我这是他早年在北京潘家园的偶得,



但患其年久保管不当,如今已颇不堪,心中觉得甚是可惜,故希望我能帮忙重新修裱。我再仔细一看,果然如朋友所说,由于作品的年代久远且欠妥善保存,画面细部的断裂纹相当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已完全破损。且整幅作品霉迹斑斑,很多地方受到虫蛀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斑斑驳驳的蛀洞。若是如此下去,一件珍贵的大师精品将就此埋没于世。为了让一件大师的佳品不至于尽毁,也为帮朋友解除烦心之忧,我当然尽力而为。

我在修裱这件作品时,发现画作绘制时所用的的是产自四川夹江县的夹江纸。以嫩竹为主料生产的夹江纸具有洁白柔软、浸润保墨、纤维细腻、绵韧平整等特点,受赞曰“淡画不灰、淡淡浓、浓淡淡、诗有烟霞气,书兼龙虎姿”。与安徽宣纸齐名,曾被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赞为“国之三宝”。但正是考虑到夹江纸特别轻盈柔软的原因,因此在修裱之初的漂洗阶段就要特别小心。此时的难点就是画中绘制的那些仿佛随风能动的柳条。因为这些柳条本身是由细笔轻绘,非常自然洒脱,但一些地方因为破损的关系,有些已经断裂。因此,在漂洗时需要到破损断裂的柳条进行逐一对接,这是一道颇繁费工序,而且是不能有一点点差错的,否则线条接不上不说,最主要接错的线条会破坏整张作品的轻灵之感。做完这些之后,就需要将原来的画芯揭下。在冲淋过程中我首先在画面上先覆盖上一层薄纱布,作用是为了对画芯起保护作用。然后再在台面上铺上一块胶毡,这是为了在托好画之后能更容易把画芯拿起。当时我也找了一张形质都比较相近的夹江纸,为其做好底色,用稀释后的浆糊把它托裱到画芯上。由于画面本身较旧,凭自己的经验,我认为是不是能把画芯漂洗到有如新画一样而失去其原有的古韵的,故我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令其保持原有的样貌。但考虑到日长年久,夹江纸仍有可能发生断裂,我建议朋友将这幅作品裱成一幅镜片,这样不但不容易断裂,而且装帧还能增加画作的观赏性。朋友当然欣然应允。

对从事装裱工作的人来讲,无论是“做旧画”还是裱新画,虽然个中要求不同,但基本上也离不开“托、裱、装”三大工序。托,就是指在一幅书画作品的背面用调制好的浆糊黏上一层或几层宣纸,起到加厚画作,使画心更坚韧牢固的作用。裱,即是指在托的工序后,需要将加厚的书画作品裱糊于板上阴干,这样一来可以使托上去的纸张与画作黏合得更牢固。最后一道工序,装,则是对托裱后的书画作品镶上各种材料进行装饰,这样一来可使原来的书画作品更加美观,增添欣赏的价值。若是装裱旧字画,则难度就更高些了,需要经过画心修复、揭补、全色、接笔等技术上较为复杂的工序,才能较好地还原其原有的书画本色。

在国画界有句俗话说叫“三分画,七分裱”,可见装裱对于一幅书画作品的重要性。就好比人们穿衣戴帽,装裱的好坏能直接影响到书画作品的样貌。所以,在装裱中所用的各种材料和色彩的搭配都是非常讲究的,这也需要裱画工对一幅书画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通过一定的装饰组合的衬托,把一幅书画作品的神韵更好地表达出来,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都需要一个裱画工丰富的经验和对待书画作品的崇敬谨慎的态度,这也是对一个裱画工最基本的要求。从事装裱工作,就要把艺术家们对书画作品的创作诉求当成自己的创作诉求,只有对每件书画作品所表达的意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才能用心去进行装裱,能使这些作品得到进一步升华。因此,这一门手艺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进取,才能精益求精,为把优秀的书画作品通过我们的手传播给大众,为大众的艺术事业服务,造福子孙后代。

有“入土”仍未安,“盖棺”论不定的。这样的“落地”也不算稳。

之所以比较注重“落地”是否“平稳”,在于“落地”是人的最后结局,是留给人们最后的印象。从心理学说,人们一般对两种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刚开始时,如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以及企业早期的品牌产品等,因为最早储存在头脑里的东西较难忘记,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优势。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印象,即最后到头脑的储存库报到的东西、新近发生的事情,也是不容易忘却的。而介于两者中间的事情,一则时间跨度长,二来期间内容多,也就留不下多少记忆了。两种深刻印象,前者被称为“首因效应”,后者则叫做“近因效应”。就其重要性而言,两者不相上下,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近因效应”似乎要更深刻些。

飞机是否平稳落地,除去飞机本身的原因外,驾驶员的技艺是否高超非常重要。而

人生要实现“平稳落地”,也必须做到几点。

首先是要加强修养,如同机械的例行保养。就常人而言,常怀一颗感恩心、知足心,不贪不腐,且力所能及地乐善好施,多积点德即可;对高层人士而言,要求可能再高一点。其次是选择好“落地”时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人无法确定自己的末日。但尽量不要到该告别时仍“赖”着不走,让后辈一起受累。有句戏言说得不错:“所谓生老病死,就是生得好(即不要先天不足),老得要慢,病得要晚,死得要快”。之所以死得要快,不只因“长病无孝子”,更因当事人没质量地活着已无生命意义,这也可视作另类的“落地不稳”。

